

WAIGUO W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二年 第四期

目 录

西蒙与残废的少女(小说)

.....[法国]维尔高尔作 韩树站译 (3)

艾兴格尔短篇小说两篇

.....[奥地利]伊·艾兴格尔作 章鹏高译 (72)

缚住手脚的人..... (75)

广告画..... (87)

奈保尔短篇小说五篇[英国]维·苏·奈保尔作 (94)

圣诞故事.....王永年译 (96)

理想的房客.....陈瑞兰译 (116)

仇敌.....吴巩展译 (131)

心.....吴巩展译 (142)

哀悼者.....杨 怡译 (151)

残年(小说).....[日本]丸谷才一作 韩菊芳译 (157)

屠尔宾一家的日子(剧本)

.....[苏联]米·布尔加科夫作 荣如德译 (207)

我叹服于海明威的技巧(散文)

.....[苏联]爱伦堡作 道 远译 (306)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瞥何 采译 (310)

外国文艺动态

美国作家契弗的最后一部小说(93) 苏联公布1982年度文艺和建筑方面列宁奖金获得者名单(313) 詹姆斯·乔伊斯留下的两张唱片(314) 苏联电影演员安德烈耶夫逝世(71) 英国拍摄传记片《瓦格纳》(314) 索菲娅·罗兰主演据亚马多小说改编的巴西影片(315) 两部法国文学作品拍成电视片(305) 西班牙老画家达利的新作(316)

雅克·李普契茨的艺术探索(美术家与作品)

.....戈 戈 (317)

鲜花怒放(铜像).....[美国]李普契茨(封二)

我们的生命之树(铜像).....[美国]李普契茨(封二)

女人与蛇(铜像).....[美国]李普契茨(封三)

头(铜像).....[美国]李普契茨(封三)

怀抱吉他的斜卧者(黑色石雕).....[美国]李普契茨(封四)

封面设计任 意

WAIGUO W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二年 第四期

目 录

西蒙与残废的少女(小说)

.....[法国]维尔高尔作 韩树站译 (3)

艾兴格尔短篇小说两篇

.....[奥地利]伊·艾兴格尔作 章鹏高译 (72)

缚住手脚的人..... (75)

广告画..... (87)

奈保尔短篇小说五篇[英国]维·苏·奈保尔作 (94)

圣诞故事.....王永年译 (96)

理想的房客.....陈瑞兰译 (116)

仇敌.....吴巩展译 (131)

心.....吴巩展译 (142)

哀悼者.....杨 怡译 (151)

残年(小说).....[日本]丸谷才一作 韩菊芳译 (157)

屠尔宾一家的日子(剧本)
.....[苏联]米·布尔加科夫作 荣如德译 (207)

我叹服于海明威的技巧(散文)
.....[苏联]爱伦堡作 道 远译 (306)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瞥何 采译 (310)

外国文艺动态

美国作家契弗的最后一部小说(93) 苏联公布 1982 年
度文艺和建筑方面列宁奖金获得者名单(313) 詹姆
斯·乔伊斯留下的两张唱片(314) 苏联电影演员安德
烈耶夫逝世(71) 英国拍摄传记片《瓦格纳》(314)
索菲娅·罗兰主演据亚马多小说改编的巴西影片(315)
两部法国文学作品拍成电视片(305) 西班牙老画家达
利的新作(316)

雅克·李普契茨的艺术探索(美术家与作品)
.....戈 戈 (317)

鲜花怒放(铜像).....[美国]李普契茨 (封二)

我们的生命之树(铜像).....[美国]李普契茨 (封二)

女人与蛇(铜像).....[美国]李普契茨 (封三)

头(铜像).....[美国]李普契茨 (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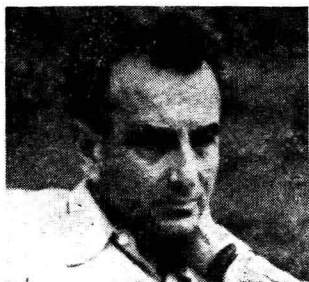
怀抱吉他的斜卧者(黑色石雕).....[美国]李普契茨 (封四)

封面设计任 意

西蒙与残废的少女

[法国]维尔高尔

韩树站译



维尔高尔(Vercors, 1902—),原名让·布律勒(Jean Bruller),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作家,法国全国作协名誉主席,笔会会员。他虽然有电气工程师的文凭,但他原先的职业却是绘画,是个擅长素描和版画的画家,在1925—1940年期间,曾用原名发表过不少画册、版画和书籍的插图,最主要的作品为《二十一

种简便的横死方法》。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在法国抗击纳粹德国入侵期间,他于1939年应召入伍,第二年受伤复员,在维尔高尔高原地区(现用地理译名为维科尔)休养,旋即参加地下抵抗活动。1941年,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他与皮埃尔·德·莱斯居尔一起创办了取名为“子夜”的地下出版社,从此他就以维尔高尔为笔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笔杆作为武器,与法西斯黑暗势力作斗争。1942年,子夜出版社秘密地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海的沉默》。这篇短篇小说叙述一名纳粹德国占领军的年轻军官和他的房东——一个法国老人以及老人的侄女之间的一段动人的故事。年轻的德国军官并不是法西斯信徒,他不赞成这场侵略战争。他热爱法国,并认为法、德两国都有悠久的文化,应该而且将

会联合起来。他每天向房东们谈他的看法和信念，渴望争取他们的友谊，可是热爱祖国的老人和老人的侄女始终保持沉默，每次谈话都变成了这个军官的独白，但他并不责怪他们，相反对他们的爱国之心表示敬佩。最后这个德国军官终于理解法西斯侵略的目的是要摧毁法国，不仅要摧毁它的实力，而且要摧毁它的精神。他感到自己信念的破灭，最后要求德国占领军当局把他调往他处。这篇小说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侵略的野心，同时也描绘了法西斯侵略战争在这两个文明的国家之间所造成的悲剧：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友好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海的沉默》出版后，在法国人民中广为流传，被认为是法国抗战文学中最动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使作者一举成名。这部作品被译成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文字，并于1948年改编成电影。

维尔高尔于1943年发表了另一部名作《走向星辰》，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以法国傀儡政府悍然将外国政治难民移交给纳粹德国占领军为主题，叙述一个捷克犹太人的不幸遭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维尔高尔发表了大量作品，有小说，有散文，有剧本。其中重要的有小说《黑夜的武器》（1946）、《白天的势力》（1951）、《变性的动物》（1952），散文《时间的沙子》（1945）、《多少有点人味儿》（1949），以及作者根据《变性的动物》改编的剧本《动物园或仁慈的凶手》（1963）等。尤其是《变性的动物》，它是继《海的沉默》之后的另一部享有盛誉的作品，作者通过他所想象的一种介于人与猴之间的高等动物来探索使人不同于猴的特征，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

《西蒙与残废的少女》（Simon et l'invalidé）选自作者1972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集《沙漠中的七条小路》。这个集子分别地展示了七个人的不同的生活道路。作者在《西蒙与残废的少女》中叙述一个五十六岁的企业主西蒙如何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走上了与过去不同的生活道路。西蒙平时性情粗暴，孤僻，出于自私而不愿结婚，不愿有孩子。他发现自己已患肝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但自杀未遂。在医院中，他偶尔遇到了一个因残废而也不想活下去的纯洁美丽的少

女，少女的不幸遭遇打动了他的同情心，于是他决意在自己去世前帮助她。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无私而纯正的方式，终于使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前后判若两人，象父亲一般地开导她，爱护她，帮助她，没有掺杂一丝邪念，从而博得了少女对他的信任、敬爱和关心，使他感到自己过去虽然是个对社会无用的人，但在去世之前，还是挽救了一个少女的生命，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同时他的表现也使别人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最后他在少女和其他人的关心照料下去世。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运用简练的文笔，生动的细节描写、情景烘托和细腻的心理刻画，成功地塑造了西蒙和少女的形象，表现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人只有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编者

引人注目的是那个鼻子。长长的鹰钩鼻，眉心处深深地布满一道又一道平行的皱纹，仿佛是被过于沉重的前额压出来的。两只眼睛——位置上下不齐，左眼略高，眼皮低垂——带着笑意望着西蒙。嘴巴也微微地笑着。这使他感到宽慰。

“等等看吧，”这张嘴快活地说，“不用着急。检查结果不错。正在好转。肝小多了，很好。”

“可是，大夫，我总觉得疲倦不堪。”

“这免不了。脓肿。肝要自卫嘛！”

“该能开刀，不是吗？”

“我再对您说一遍，老兄，以后看吧。我们还有时间。您先休息。”

西蒙穿上衣服。医生坐在写字台前开药方。西蒙打量着那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怎么会长出这样一个鼻子呢，”他第十次这样

想，不过他特别想到的是：“对于我的病情，他脸上的反应确实平静。”而他，西蒙，却是平静不下来。一点也平静不下来。在他这样的年纪，他实在不喜欢肝里出毛病和那无法制服的出奇的疲倦感。他不喜欢本区街道医生的游移不定的态度，不喜欢他听诊时的那种厌烦的表情，也不喜欢他急如星火地把自己转给这位专家诊治，而这位专家又恰巧是自己在社交界中的熟人。这是他第三次来看病。

“脓肿”，他父亲也曾被认为长了脓肿，或者也曾被断定长了脓肿，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开刀之前，对这位著名的青年演员，人家也曾这样说，或者也曾这样以为。而这一次，专家的脸色确实非常平静——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一位医生的职责，特别是医生兼朋友的职责，乃是宽慰哪怕已奄奄一息的人。

开完药方，专家翘起他的大鼻子，抬起他的微微发胖的身躯，围着桌子转了一圈。他带着和善的微笑，把一折四的药方递过来，西蒙机械地接过去。

“您瞧，”他安慰他道，“我不会叫您受苦。每种药只要服几滴，早晚各一次。不要多吃油腻，也不要多饮酒。除此以外，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吉兆还是凶兆？因为病症轻微，还是因为病入膏肓？他强压住的焦躁不安的情绪和那讨厌的情况不明的处境使他心情异常沉重。将医生的军？逼他挑明真情吗？但是，真情，使西蒙害怕。

“啊，勇敢一些。”大夫对他说。他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把他送到门口。“这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

他们走出诊所。西蒙刚才把大衣放在门口，这是一件相当重的毛皮大衣，医生帮他穿上。西蒙低着头，缓缓扣上钮扣。然后他突然一下子转过身来。

使他震惊的事，早在意料之中，是的，早在意料之中。但他仍

然顿时觉得内心空虚。

医生正面无笑容地向他投来无限哀伤的目光。他愁容满面地抿着嘴，把嘴角压得低低的，陷入一种爱莫能助的辛酸之中。而鼻子，鼻子好象被前额压得更扁了，被无限怜悯的重负压扁了。

过了不过半秒钟，整个脸部又恢复了快活的表情。但是决定命运的半秒钟却说明了一切。

他快要叫起来了：“我完了，为什么要骗我？”但是，与此同时，他知道，医生是什么也不会承认的，他对他会再次装出一副宽慰的模样。他会说，脓肿，不过脓肿罢了。那么，天啊，何苦呢？我也来个顺水推舟吧，何况这样做还是比预计的要容易些。我不能倒下，当众出丑。在医生面前，我不得不鼓起勇气。

“好吧，大夫，再见。谢谢。”他说着，几乎很自然地做出一副笑脸。

“晚安。耐心一些。如果几天或几周以后不见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您就卧床，找我，我们再考虑。”

“再次感谢，再见。”

“找我啊，”大夫又说了一遍。

“当然。”

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时，他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陡然感到晕眩起来。他摸着扶手走下宽阔的楼梯，两腿软绵绵的。他本来在怀疑，怀疑自己完了；而现在呢，他知道是完了。这两者之间有着天渊之别。

他到了街上，毫无暖意的阳光穿过林荫道上的树木洒落在他身上。好了，完了。这些树木将在他死后继续生存下去。所有车辆将继续行驶。路上的行人将继续行走，去办理自己的事情，寻找自己的爱好。对面开来的这辆公共汽车好象异乎寻常，永不停歇。他望着公共汽车的散热器和鼓出的玻璃，这些僵硬无情的机械宛

如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一部科学幻想小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突出的奇怪的感觉，一种可怕的冷漠的感觉。

他，走在人行道上。两腿不由自主，交替地向前行走。他若无其事，似乎要活上千年。他的双腿在单独行动，自作主张地往前走，忘记了他的肝，忘记了肝内的病变，忘记了潜伏在他身上只待时刻来临的死亡。

他明白，这种癌不能动手术。甚至钴疗法亦无济于事。而且癌细胞会大量繁殖转移。“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已明确承认，在剩余的时光里尽情享受吧。多长呢？最多三个月到六个月。癌症，他的父亲也是死于癌症。而爱德华叔叔，也是肝癌。还有两位堂兄弟，一个是肾癌，另一个是胰腺癌。在他的家族的几代人中，都有人死于癌症。

叔父猝然而死，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没有多大痛苦。只不过是一条腿吃了几个星期的苦，半瘫痪。他相信医生，说“我坐骨神经痛”，自己并不忧虑。后来突然不断出血，昏迷不醒，不消几个小时便慢慢死去了。

父亲运气欠佳，抵抗了较长的时间。他身强力壮，从不生病；因此可以说，为了能把他的击毁，癌不得不动员了自己的全部炮火。先是打击肝脏，胆囊，引起日见严重的黄疸，而且痒得受不了。接着是十二指肠，呃逆，呕吐。再接着在锁骨处长了一个带肉芽的伤口，有几天，从中汨汨地流血。随后就发展到脑部，这时，病人逐渐失明，出现失语症状，癫痫症状不断发作。而在这种状态中，他竟苟延残喘达三个月之久！因为医生们按照他们的职责，发挥了他们的全部才能来延长他的寿命。他在生与死之间挣扎了三个月，遗忘，流涎，括约肌失去控制，躺在一片恶臭的气味中。只是在两次昏迷的间隙，他才相当清醒地感到疼痛，央求结束他的生命，至少是允许他自行死去。西蒙当时也央求了，但是医生们置若罔闻，或

者晓之以道德准则，医学伦理，以及维护生命这个无价之宝的永恒责任。但这并非生命！西蒙当时反驳说。失明，痴呆，忍受痛苦的折磨！他们耸耸肩膀，而且在医院里继续为他父亲输液，输血，甚至当他已经变成一具活僵尸的时候。可怕，可怕，可怕。

自此以后，西蒙认为，“医学伦理”这样残酷无情，它的理论基础必定是十分错误。他曾同做医生的友人进行过热烈的争辩。他们的论据看来无懈可击。他自己的论据却软弱无力，感情用事。但他确信，完全确信，他们错了，而他找不到有力的论据，这只不过表明自己才智短浅罢了。

从父亲身上，西蒙继承了健壮的躯体。那现在岂不要继承他的可怕的死亡吗？医生们将延长他的寿命，力图延长他的寿命，而不考虑他很快就要经受的痛苦和衰亡。想到这里，他浑身直冒冷汗。当然也可能是疾病造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已有一个时期，他常常突然冒汗，全身湿透。

他父亲六十二岁去世。他呢，他将享年五十六岁。他庆幸从来不曾想要生儿育女：因此他没有造出注定要遭到同样不幸的可怜虫。一个细小的声音对他说道，在那时刻到来之前，说不定已能发现一种对付这种疾病的武器——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很久以前，人们就寻找着，期待着，以为找到了，但无显著结果。他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如今，十例癌症中，四例可以治愈。但他暗自寻思，治愈了谁呢：在他周围，所有身患癌症的人都因此而死了，没有一个真正治好。没有一个。

他走着。他在树丛中间向前走去。他的内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是的，恐怖、可怕的忧虑，退走了，平静了，消隐了。行人、树木、车辆复归正常。公共汽车也失去了科学幻想故事里的怪物的模样。他甚至已不再有一刻钟以前曾经攫住他的那种怪异的印象。他自己的生命，虽然从今以后已处

在风雨飘摇之中，日子不长了，但现在却又融合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去了。好吧，他要与世长辞了。这又是一个转化。是最后一次转化。总而言之，一场转化。

对于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理智，他稍稍感到惊异。而后他发觉，事情并非如此，毫无理智可言：因为他又悄悄地产生了一种幻想、一丝希望。是的，他确实带着生物所特有的那种顽强劲儿，又在希望，又在幻想，他别无他求，只向往不管情况如何，自己或能幸免一死。只要他活着，在呼吸，在行走，谁知道他会怎么样？是死是活还没有定呢。

他知道，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自己真的会死。其他人会死，但自己却不会。因为，要开始认识到自己真的会死，那就不可能设想自己已丧失了理智和想象力，一定要有能动、活跃的理智和想象力，才能有这样的认识。

不过，自从青年时代以来，自从童年时代以来，在这方面，他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时他以为可以逃脱这个共同的结局，以为他是例外，唯一的例外，他不会衰老，他将会，必然会长生不老。这种意识当时无可置疑地充满了他的头脑。因为，正在发育的机体，通过它的数以亿计的新生细胞、新鲜细胞，通过它的支配这种发育并在雄伟的号角声中欢畅地流过血管的大量荷尔蒙，无声地向你灌输这种意识。玫瑰的蓓蕾，正当含苞待放的时候，怎会感到落花时节即将到来？正在营造大厦的泥瓦匠、建筑师，怎会已经想到它将会倾圮？一定要等到建筑物竣工以后，出现最初的损坏迹象——油漆脱落、裂开细缝，这才能宣示它的衰败和它那遥远的、非常遥远的、但又不可避免的坍塌。就是这种最初的损坏迹象，西蒙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在自己身体内部，已经逐渐觉察到了。因此，那长生不老的不容置疑的光辉信念，就慢慢动摇了，削弱了。十年、十五年以后，某种东西破灭了——他明白，突然

明白，自己的肉体也是要死的，而且它已经开始缓缓地衰老了。大脑、思想还在拒不承认这种崩溃，也不可能做这样的设想，尽管身体本身在它的日益衰老的纤维中，已经抑制不住地感受到解体的滋味。从这种矛盾中，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忧虑，随时日的不同而或明或暗，自此便从不停歇地纠缠着他，使他的一切欢乐情绪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今天，到头来，还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吗？不过是略加生硬地、略加突兀地宣布：死亡在即，近在眼前，已经无法逃脱了。这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唉！是质变。确实，也是质变：人生终有一死，谁人不知；然而，在等待死神降临的黑牢里，死对犯人来说更为现实，远为现实。甚至超过那种在街上无忧无虑地闲逛却马上要死于动脉瘤破裂而不自觉的人。可能，西蒙想道，我的一位健壮的友人将在三个月内死于栓塞症，死于事故，而我本人却还活在世上，甚至步履轻捷、朝气蓬勃。但是此时此刻，死牢囚犯就是我，我的整个前途就是走向那座已经架起来、准备来日行刑的断头台。

西蒙这样想着，心情沉重地沿着威尔逊大街，向塞纳河走去。可是，他想，要是真的只有断头台上的铡刀那倒好了。事实上，等待他的，乃是刑罚。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拷问架，梨形刑具，尖桩刑和四马分尸刑。他将在沙滩广场上受车轮刑，活活烧死，扒皮抽筋。他将如同父亲一样，徒然哀求医生。他们将继续让他活在世上，强迫他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这种漫长的恐怖岁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等候？无论何人都挡不住他先走一步，逃之夭夭……

自杀的念头慢慢形成了，坚定了，深化了，缠住了他。是的，这就是解决的办法。今后，坚持活下去已没有意义。多活或少活三个月，六个月，在痛苦和衰弱不堪的状态中度日，这些都已失去了意义。立刻走上断头台，免得忧愁和徒然受苦，这样也好。

下一步就是怎样自杀。采用什么方法。

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几年以前，多年以前，他就曾想到，预见到现在这个时刻——但总觉得这个时刻是那样的遥远，那样的模糊……常言道，“老念叨着圣诞节，圣诞节就来了”，现在它果然来了，这个阴森的圣诞节突然来了；自己即将死去。几年以来，对这场死亡，他自己的、未来的死亡，他一直准备着——但又是那么遥远——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见机行事：如果疾病进展迅速，没有痛苦，可以自然地死去，那么他会老实地等待它、迎接它；但是，如果是一种屈辱性的疾病，要象他父亲那样毫无意义地经受折磨，那么就寻死，结束这场苦难。

结束这场苦难，可在什么时候呢？马上，还是要等到出现最初的痛楚？马上，这就会和自己的谴责自杀的老信念相抵触——当然还会害怕。自取灭亡，这不仅仅是杀掉自己，这是存心毁灭不属于你的财产。因为，你那个了不起的“自己”，其实是什么呢？岂不是在你之前的亿万个人，经过祖祖辈辈，千秋万代，逐渐形成了整个人类，造就了每一个人，因而，也造就了你吗？岂不是从你生下来时起，你所处的各种环境，你的父母，教师，朋友，与你交往的人，你阅读的书刊，你欣赏的音乐会，你参观的展览会，造就了你吗？……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人类积累下来的这份财产、这份共有的财产的保管者；谁都不能支配它，而只是有权从中受益；故意放弃它便是偷盗，是滥用信任，任何人都无权消灭它。

他想，除非出现特殊情况——自己反正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一举消灭，这时，这个不可抗御的、凭经验知道的事实就给予我这个权利。那么，杀死我的就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癌症；癌就是那个无法无天的魔怪，它藏在我的肝里，准备要我一命，叫我在痛苦和恐惧中慢慢地、难以忍受地死去。我自己先下手，只不过是从小刽子手那里把受害者夺回来罢了。

受害者，刽子手……把受刑者夺回来，难道此举只是一种正当

的权利，一种永恒的权利吗？难道它甚至不是一种义务吗？这岂不是同过去从狂热的刽子手中，从纳粹庸医那残忍的活体解剖下把犹太儿童救出来一样的吗？是的，正是这个理由说明那些医生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伦理”错到何种地步！他们延长病人的生命，让他遭受折磨，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交给魔怪，交给施刑的人。他们充当了自己未能击败的可耻刽子手的同谋，他们把犹太儿童继续留在受刑台上，这，这就是我将要告诉医生的话！

我将要告诉……这意味着我不再自杀了吗？不，不，但是，……稍微等一等。何以要等呢？这是不是最懦弱的表现？可能，但凭心而论，我相信这更是光明磊落地恪守这样的原则，恪守长久以来悄悄做出的这样的决定的一种表现，即除非是一种无法解救的痛苦和磨难同意——迫使自己自杀，否则就不能自杀。

是的。但是，他想，如果我等得太久呢？如果我卧床不起呢？成为一个瘫软的病人，没有力气，弱不禁风，任凭医生摆布……不，不，不能拖延了，那无异于发疯。我已经感到如此精疲力竭了。只要这样的感觉再强烈一点儿，那么明天，可能后天，我的坚定的意志和勇气，就都要丧失净尽了。不，不能犹豫。要马上行动。

马上，马上，说起来倒快当。但他毫无准备。他没有一件武器。没有巴比妥酸剂^①。在武器商店里，在医药商店里，他没有朋友。况且即使有，他也不敢找他们，给他们添麻烦，那是不道德的。请医生为我开一张巴比妥的处方？他马上就会猜疑我的用途。

只有投水。上吊。打开煤气。或在浴盆里切开静脉。对，对，静脉，不知不觉地死去，看来是这样。这对我合适。

这还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决定，但毕竟是一个决定。足以使

① 一种安眠药。

他恢复了某种平静。头脑也清醒了一些。甚至有些自豪：因为他考虑的是一个冷静的举动。

好了，好了。现在有什么该办的事，一件一件来。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事情简单多了。这是打光棍的好处。安托瓦内特？她依恋我，对我有感情，温情脉脉，但这不是什么爱情——所以我既无权让她为我长守病榻，也无意成为一个令她厌恶的人。不管怎样说吧，她早已答应前往魁北克探望她姐姐。我将借口要因公外出，打发她到那儿去。她将在那里获悉我的死讯，大概她也会留在那里了。一笔足够的赡养费可以使她们一起生活下去。她如果想回来，那是她自己的事。自从马迪雷尔……她有点轻视他，但他使她开心；而悲伤，孤独……他能使她幸福。但这终究是他们的事。奇怪，好象我已觉得无牵无挂一样。

其实，我没有丝毫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将坦然死去。我对我的事务所从来不感兴趣。现在，它又使我感到负担。普拉迪埃可以应付裕如，我死之后，一切将依然如故。我唯一迷恋的东西：音乐，唱片，用来收听法国广播电视组织的广播的设备，普拉迪埃视如粪土，而安托瓦内特出自好意，却装出喜爱的样子。这些东西，是的，如果因无人管理和照料而弄得七零八落，我会伤心的。但是，这一万二千张左右的唱片，这二十五年耐心收集的东西，又交给谁，留给谁呢？我身旁无一相识，无人真正爱好音乐。再想想看，或者给朱斯蒂娜，安托瓦内特的女友？她能欣赏，常常出席音乐会。但安托瓦内特对此会有何想法？或许在她们之间会发生不愉快。反正不论给谁，恐怕她都要闹一番；并非因爱好音乐，纯属感情用事。是的，确实别无办法，叫她不要感情用事也不好。问题就这样解决。解决得不好，那就由它去吧。

西蒙想着，步履艰难地走到阿尔马桥。他倚着栏杆，两腿直发抖。他望着塞纳河的流水和旋涡。如果现在就纵身跳入？这样去

死也不算坏。缺点是有被人捞起的危险。或者相反，无影无踪——可是死得不明不白，会给普拉迪埃和安托瓦内特找来无数的麻烦，不行，一定要避免。还是原先的决定：在浴盆里割开静脉。

不要在家里。要在旅馆里。否则对那个可怜的小姐将是怎样的打击！我将给她留话。也不要写得太明白。刚刚够她心中起疑，有时间让她习惯下来，思想上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是冷酷的。但是比较起来，迫使她在三个月、六个月内和我一起看着疾病的发展和身体垮下来的各种丑态，时而怀抱希望，时而陷入忧伤，这就更冷酷了，不，不，对大家说来，这样较好，好得多了。

他慢腾腾地、踉踉跄跄地重新上路。

他想，那就这样：在旅馆里。甚至也许在外地。因公外出。给安托瓦内特写一封信，两封信，让她逐渐习惯下来，减少对她的冲击。但如果这种不断增长的忧虑并不比粗暴的打击更坏呢？不，不管怎样，我不相信。此外，可能是我的错觉……也许她并不象我所想的那样依恋我……她将会痛哭流涕，所有女人都爱这样；但她将会同她姐姐在一起生活，放心地面对未来，她比较年轻，而我却老态龙钟，说不定，以后在她内心深处，一个声音会对她说：这下可轻松啦……

想到这里，他破颜一笑。他没有奢望。虽然他已疲劳不堪，但是这短暂的、带嘲讽意味的笑声却使他感到愉快。轻微的快意，第一次，使他胸怀开阔。

“老板”异乎寻常地留意核对账目，关心日常事务，使一切有条不紊，这个现象显然使普拉迪埃感到有些惊讶。但他从来不好提问。在现在的情况下，西蒙特别赞赏他的审慎态度。

他更加担心安托瓦内特的热情。“医生对你说什么？”晚上，她在帮助她的情人脱掉毛皮大衣的时候，果然首先就是这样问的。他想，总是那种刺鼻的巴马牌香水味儿。这是俗气的。但我可不敢